

东莞市镇街作家协会文学作品交流专版 (麻涌、大岭山、南城作家协会)

麻涌作家协会

秋日登临银瓶山

文/叶翔清

1
秋风拂面,花香浮动
是谁的声音从苍穹传来直抵心灵?
告别微尘,告别浮躁,告别狼藉
在异乡,来到银瓶山就像回到了故乡
一股清新的气息已围绕过来
呵,山的灵韵,山的精灵
便成了长在我皮肤里的历程

2
溯溪而上,左手优雅,右手清凉
叮咚的山泉是山的母亲的乳汁
浇灌了一方的语言
越是往上攀爬,水中的生物就越是珍稀
石螺是清泉水质的化验师,有它存在的地方
水就至纯至清,会把你带向无形的高度
我是石螺的仰慕者,学习着处事不惊
水流静伏的恒态
引领我一路向上

3
头枕砾石,地气上涌,嫣然如梦
掏空的心在接纳自然的歌
鸟虫和鸣,我屏住呼吸,聆听着山的美妙
果熟蒂落,一个圆嘟嘟的小野果
从头顶密不透光的树叶落在我的脸上
它无声地提示着它们才是山的主人
是季节的变换中成熟的象征
重回大地的一刻,便是它的完美
这多像人的一生活

4
我听见了阳光在树枝间歇息
每一缕都是那么的透亮
枝桠在微风吹动下微动
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无限的生机
起伏着内心的坚韧
它们随日出日落而闪失
滋养的高地,同样有闪电和雷鸣
银瓶山以 898 米的高度,接纳万物
卑微中,自然会明灭阻碍的河流
甚至洪水

一位跳舞的恋山姑娘

只要我的手张开
便会看见银瓶山那样的山峦
恋山的人,山也恋她

此时,心间自有泉水来
又往不知名的远方去

音乐是那样的妙不可言
舞姿是别样的婀娜
此时此刻,至交们自然不会置身事外

岁月梳理过的发
落在丰收的稻田

掇拾任何一个片断
都溢出酸甜苦辣的杂味

而新的汁液掺合不可测的物质
一直往前走,杏林深处有别样的景物

无人能体会在从生的枝节上如何行进
少年的英姿若隐若现
明月与清风中偶尔有飞翔的小鸟
叽叽喳喳的欢鸣
告知人间一日将启
潺潺的溪水浸润她的身体
更是她笔下四季幻变的文字

落霞如金,共爱一色
天天似人间四月天
山交给了您
您交给了山
风雨展开胸襟拥抱您

一站就站成一道风景
蓝天会俯瞰您和行山的那一双鞋
——何时换成布鞋

一人一山
一草一木
坐拥银瓶
白马晨曦化山神

(叶翔清,笔名羽青,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协会员。麻涌镇作协 and 诗歌学会副主席。已出版三部诗歌及散文作品。在中国南山集团下属大型国企从事过十年内刊编辑,现为该单位资深工程师和培训师。定居东莞。)

水边的女子(组诗)

文/叶瑞芬

1
夏的风
把季节的甜蜜吹来
把海鸥的情话吹来
把你的道别吹来
你走了多久
海面蓝了又黑
黑了又蓝
你还回来
我把思念藏在风中
拜托海浪捎去
目光碎成波光一片
等你回来
沿岸的红绿黄蓝
来自万家灯火
对你的呼唤
越不过重重雾障
把物投入水里
把心挂上云帆
我要盛装出发
寻找有你的彼岸

2
心情是一幅画
线条起伏筑起一片海
你来,咱们造一只船
扬帆,出海
抱怨像海中的盐
从春光明媚走到乌云黑地
暴风,骤雨,电闪,雷鸣
结晶出一路盐
洒落,搅乱
一江春水
笑着说再见吧
亲爱的人
趁我们还如此惦记
要不咱们携手继续迎风奋进
去追寻说好的那片海
让所有的盐托起我们渺小的躯壳
同登极乐可好?

3
叶儿离开了树枝
你的手离开了我的脸
那是一个桃子的陨落
那是一朵花的凋谢
失落,在春天的夜里
想到你要与我分别
像水别了河
浪别了海
从此,我的泪别了眼
泪,在一个个梦里
一声叹息
从远古飘来
你要回归从前
我见不到你的岁月

那声声浪涛
是唱给我的挽歌
离别,是我悲凉命运的缩影
再见,是你留给我的诺言
能不能不说再见
能不能不在这伤疤上撒盐
能不能让日月不再更替
岁月从此静止
让我与你同眠

4
笨拙的犁铧
翻开了昨天
你,来到了我身边
一袭蓑衣一顶斗笠
温暖了岸上那个漂泊的少女
我们最后一次手牵着手
漫步在黄昏的河边
读天上的飞燕
听脚下的虫鸣
夜幕低垂,我望着你远去
消失在挤满众生的街头
岁月埋葬了记忆
必须深挖
你,才会出现我的心头
青春不过是一场痛
你迷失在我的梦里
我迷失在浏河的雨中

如果可以,我们一起去曾在昨天
我多么多么的想
再一次披上你递来的蓑衣
戴上藏着余温的斗笠
牵着你一起追逐芬芳
踏遍那曲曲弯弯的河道

大王山上惜禾雀花

文/水辉

江南的三月
春雨霏霏
大王山的深处
湿润如酥
蓬勃勃勃地生长出许多新绿
无数小鸟聚居树上
交互接耳
却又鸦雀无声

贴得太近了
她们想分出你我来
于是可着劲儿换衣裳
乳白,淡绿透着婴儿的娇嫩
柠檬黄展露少女的娇媚
一抹粉红已是风骚少妇
橙红,大紫竟已进入垂暮之年
半日的光阴足以让她们走过一生

匆匆,只恨太匆匆
远远的寻芳客
潮水般涌来
竞相伸长耳朵
倾听鸟儿的闹闹啾啾
不雀不惊
仍脉脉相视
舍不得飞去
那卷拢成翅的身子
丰盈而多汁
各种诱惑
成为传说

只有那古芒果树
默默地擎一伞浓荫
为这些不会飞翔的鸟
滴下泪珠儿



◆(禾雀花)(摄影:陈株)

大岭山作家协会

客家围龙屋

文/陈建峰

向南迁徙的脚步匆匆
行(迁)到蛮荒之地的岭南之东
脚下踏平山万壑
泪眼望穿天九重
辘轳车碾碎淋漓的身影,如释负重
放下肩上的挑担
担子一头箩筐里
是装着先人骸骨的骨盅
另一头箩筐中
是牙牙学语的孩童。
听老人说
这不远千里挑来的
是客家人心中的
的未来和过往。

在北向山坡上
安葬好先人的骨盅。
驱赶了虎狼毒蛇野蜂,
依山傍水竹树林中,
就地取材土砖青瓦大木梁
围成半圆犹如巨龙,
又如引而待发一张弓。

栉风沐雨开疆拓荒

千年坎坷历尽沧桑。
一代代婴儿的啼哭
伴随着围龙屋的成长,
山歌乡音和老酒的芳香,
池塘映照憨厚的容光。

镌刻住沧桑变异的峥嵘,
传承五千春秋中原遗风,
耕读传家,尊老爱幼,
忠孝节义,立业建功。
围龙屋里走出来的
一个个活虎生龙
系系腰缠万贯,
何忌风霜雨雪,南北西东。

啊,古老的围龙,
风晨雨夕中,
你就是卧伏山野的福龙。
守护满堂儿孙成凤成龙,
培育着英才辈出状元红。
袅袅炊烟挟带祖德流芳,
温馨厅堂氤氲亲情交融,
奔赴江湖四海,
还是同盟一片苍穹,

走出客家围龙屋
还如老酒般浓烈。

古老围龙屋,
你是客家儿女们
常在梦中的家园,
人生精神的图腾。

漫步罗氏宗祠

休止了流迁的脚步踟蹰,
停留在黎村这秀水灵山。
黎,罗两姓和睦相处,
如同兄弟一般。
日出日落同升泉炊烟,
栉风沐雨共克沧桑时艰。

肇路蓝缕罗氏祖先,
开闢拓荒共建家园,
滴滴血汗肥沃黑色稻田。
不屈精神矗立东江河畔,
流迁的生命在昌盛繁衍。

巍巍祠堂,宗族圣殿:
长老议事,共图发展。
高中添丁,婚庆喜宴,
喜乐伴着袅袅香烟。
处罚族人,教子执鞭,
子丑寅卯跪告堂上祖先。
威严的宗祠,平时则是
宗族学宫,孩子们的乐园。
私塾先生挥鞭教鞭,
讲授着四书五经古文诗篇。

多少罗氏后代
鸿鹄之志在此点燃。
有这祠堂,
就有外出游子
魂牵梦绕的家园。

曾几何时,抗战起狼烟,
莞邑大地燃烈焰。
罗氏族人,深明大义
迎来莞中师生的辗转。
抗日的火种在此孕育,
朗朗书声诉说着
天空中飞来西窜
日军飞机的野蛮。

漫步宗祠庭院,
土围墙上爬满藤蔓,
松柏枝叶飘落屋檐。
古老的宗祠,
经募捐修缮,已换新颜。
只是莞中的两排课堂,
已斑驳荒凉。

不老的宗祠,
为万千后世儿女续了梦,
也要将辉煌的岁月伸延!

注:才子,慢步行走,徘徊。客家话中常用。
(陈建峰 东莞市作家协会理事、大岭山作协分会主席。曾与人合作 30 集电视连续剧《东江魂》,有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在报刊发表。)